

张憲资料选集

阎邦本 杨林由

阎中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阎中县建设委员会 编

一九九〇年二月

閩 中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第 五 辑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员名单:

顾 问:	李文密	张际中	杨林由	安天泽
主 任:	周有德			
副主任:	侯泽周	戴哲民	母万祥	蒲瑞康
秘 书	韩学礼			
委 员:	李文明	罗德依	程力行	邓万发
	张明建	张启民	王义超	阎习昭
	刘学官	安天均	赵映宝	陈与人
	李曙华	毛明文	缪永舒	刘先润
	冯永学	马先达	李茂实	哈庆庵
	杨鑫本	侯兴国		

阆中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审稿：蒋长富 李文密

侯泽周 戴则民

校对：牛德强 侯川红

封面设计：鲁嘉斌



印刷：阆中县装潢印刷厂

一九九〇年二月

目 录

关于张宪的几个问题

一、籍贯问题.....	(1)
二、参军时间及年龄问题.....	(1)
三、追复、追赠、追谥问题.....	(1)
四、岳飞女婿问题.....	(2)

一、生 平

(一)《宋史·张宪传》.....	(3)
(二)《宋史·岳飞传》.....	(3)
(三)《宋史·杨再兴传》.....	(3)
(四)《宋史·牛皋传》.....	(4)
(五)明唐皋《宋张烈文侯祠碑记》.....	(4)
(六)明嘉靖《保宁府志·人物·忠义》.....	(5)
(七)清道光《保宁府志·輿地·祠墓·古迹》.....	(5)
(八)清黎学锦《张烈文侯祠碑记》.....	(5)
(九)民国十五年《阆中县志·祠庙·古迹》.....	(6)

二、冤 狱

(一)《宋史·岳飞传》.....	(6)
(二)《宋史·张俊传》.....	(14)
(三)《宋史·韩世忠传》.....	(15)
(四)《宋史·秦桧传》.....	(15)
(五)《宋史·万俟卨传》.....	(15)
(六)《宋史·范同传》.....	(15)
(七)《宋史·勾龙如渊传》.....	(15)
(八)《宋史·罗汝楫传》.....	(16)
(九)《宋史·王次翁传》.....	(16)
(十)《宋史·高宗本纪》.....	(16)
(十一)《宋史·孝宗本纪》.....	(16)
(十二)《宋史·宁宗本纪》.....	(17)
(十三)《宋史·理宗本纪》.....	(17)
(十四)《三朝北盟会编》.....	(17)
(十五)《岳侯传》.....	(18)
(十六)《林泉野记》.....	(22)
(十七)王明清《挥麈馀话》.....	(23)

(十八)	《建元以来朝野杂记》、《岳少保诬证断案》	(21)
(十九)	《金佗粹编·行实编年·证张宪事》	(26)
(二十)	《金佗粹编·吁天辨诬·张宪辨》	(29)
(二十一)	《金佗粹编·张宪复官》	(33)
(二十二)	《朝野遗记》	(36)
(二十三)	《老学庵笔记》	(36)

关于张宪的几个问题

关于张宪的几个问题，考释如下：

一、籍贯问题

《宋史·张宪传》未书张宪籍贯，岳珂的《金佗粹编》、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王明清《挥麈余话》等，都未载张宪籍贯。至今见到的资料中，最早记载了张宪籍贯的，是明正德九年状元及第的唐皋在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撰的《宋张烈文侯祠碑记》。祠碑记云：“侯名宪，蜀之阆州人”。稍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编印的《保宁府志人物忠义》云：“宋张宪，阆州人”。至清嘉庆十六年（1811）川北道黎学锦在阆中锦屏山麓建张烈文侯祠，在阆南桥立“宋张烈文侯故里”石碑，所撰《张烈文侯祠碑记》则云：“侯姓张讳宪，阆中人”。宋代阆州辖阆中、苍溪、奉国、南部、西水、新井、新政七县，即今阆中、苍溪、南部三县之地，但从来没有张宪是苍溪或南部人的记载。史书记籍贯只言州、府而不言县的，往往指州邑及附廓县。如《宋史·鲜于侁传》仅书侁阆州人而未及县，实际侁是阆州附廓阆中县人，家在阆州城南数里的南池，今七里乡尚有鲜于村，鲜于井及读书台等遗迹。所以张宪是阆州阆中县人应是无疑的。

二、参军时间及年龄问题

《宋史·张宪传》未记张宪参军年月，仅从绍兴二年宪破曹成的战绩说起（明嘉靖《保宁府志》误为宣和四年破曹成）。《金佗续编》张宪复官指挥据张宪男张敌万状云：“伏为先父自建炎绍兴初，随从岳飞，统率军马”。岳飞养子岳云参军是建炎四年，年才十二，从张宪战斗。宪与岳飞“从微相随”。建炎三年，岳飞随杜充移住金陵时，军职仍不过为统制。（《宋史职官志》：“初，渡江后，大军又有统制、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其下有正将、准备将、训练官、部将、队将，皆偏裨也”。）建炎四年，兀朮大军越过长江，深入江浙，而岳飞以裨将提一旅之众，屡创金军。及设伏牛头山，奇袭新城，金兵大败，兀朮退走淮西，江南尽复。飞遂升为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职位就不算卑微了。可知张宪参军，大致在建炎三年或稍早一点。

至于张宪死年多少岁，迄未见记述。但岳飞死年三十九，岳云死年二十三，张宪应少于飞而长于云。

三、追复、追赠、追谥问题

《宋史·张宪传》：“绍兴三十二年，追复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阆州观察使，赠宁远军

承宣使》。时间实误。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丙子，高宗迫于金人毁约南下的危急形势，禅位于孝宗，为了激励将士抗击金兵保卫南宋王朝，所以孝宗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十三日追复岳飞、岳云原官。而张宪则是在孝宗乾道元年（1165）十一月二十六日才追复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阆州观察使原官的。张宪追赠宁远军承宣使，则在宁宗嘉泰四年（1204）八月十七日，与岳飞追封鄂王、岳云追赠武康军节度使（《宋史》谓岳云追赠安远军承宣使，误）同时。

明嘉靖《保宁府志》：（张宪）“国朝追谥烈文侯，杭人立庙祀之，见杭州庙记”。但唐皋《宋张烈文侯祠碑记》却是这样记述的：“武穆既追封赠谥，建祠墓侧，赐额祠祀，侯亦谥烈文，里人立祠祀之。庙在委巷中，无人瞻仰，而墓台荒秽，莫为修治。元杭州总管夏思忠尝立石标识其处，历岁滋久，漫无可考，迄今数十百年。正德丁丑（1517）布衣王天佑过东山弄口，草莽中有断碣焉，题曰「张烈文侯墓」”。细读这段文字，当知张宪谥烈文侯是在宋代，而不是在明朝，故夏思忠所立碑石，题为「张烈文侯墓」。查《宋史·理宗纪》：

“宝庆元年（1225）二月甲午，诏故太师、武胜定国军节度使鄂王岳飞谥忠武”。疑岳云谥继忠侯、牛皋谥辅文侯、张宪谥烈文侯均在此时。

四、岳飞女婿问题

明嘉靖《保宁府志》云：张宪“世传为岳武穆王飞之婿。”清黎学锦称“侯以武穆神腹之亲”。近人申屠奇著《西湖古今谈》云：“南宋末年，因战争连绵，岳庙曾一度失修被废，但在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即由杭州经历李全重建，增添了正殿东西两庑的张宪和牛皋的祠宇。在正殿西而的精忠园内，加建了启忠祠，正中供奉岳飞父母，旁配岳飞夫妇、女儿银屏和婿张宪，两庑则祀岳云、岳雷、岳霖、岳震、岳霆等岳飞的五子五媳像。”元初去飞、宪之死未远，以宪为飞婿而庙祀之，则宪为飞婿，固属可信。

间邦本、杨林由

一九八九年十月

一、生平

(一)、《宋史·张宪传》

张宪，飞爱将也。飞破曹成，宪与徐庆、王贵招降其党二万。有郝政率众走源州，首被白布，为成报仇，号“白巾贼”，宪一鼓擒之。

飞遣宪复随州，敌将王嵩不战而遁。进兵邓州，距城三十里，遇贼兵数万迎战。与王万、董先各出骑突击，贼众大溃，遂复邓州。

十年，金人渝盟入侵，宪战颍昌、战陈州皆大捷，复其城。兀朮顿兵十二万于临颖县，杨再兴与战死之。宪继至，破其溃兵八千，兀朮夜遁。宪将徐庆、李山复捷于临颖东北，破其众六千，获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

会秦桧主和，命飞班师，宪亦还。未几，桧与张俊谋杀飞，密诱飞部曲，以能告飞事者，宠以优赏，卒无人应。闻飞尝欲斩王贵，又杖之，诱贵告飞，贵不肯，曰：“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桧、俊不能屈，俊劫贵以私事，贵惧而从。时又有王俊者，善告讐，号雕儿，以奸贪屡为宪所裁。桧使人谕之，俊辄从。

桧俊谋以宪、贵、俊皆飞将，使其徒自相攻发，因及飞父子，庶主上不疑。俊自为状付王俊，妄言宪谋还飞兵，令告王贵，使贵执宪。宪未至，俊预为狱以待之。属吏王应求白张俊，以为密院无推勘法。俊不听，亲行鞫炼，使宪自诬，谓得云书，命宪谋还兵计。宪被掠无全肤竟不伏。俊手自具狱成，告桧械宪至行在，下大理寺。

桧奏召飞父子证宪事。帝曰：“刑所以止乱，勿妄追证，动摇人心。”桧矫诏召飞父子至。万俟卨诬飞俊于鵬、孙革致书宪、贵、令虚申警报以动朝廷，云与宪书规还飞军。其书皆无有，乃妄称宪、贵已焚之矣，但以众证具狱。语在飞传。宪坐死，籍家资绍兴三十二年，追复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夔州观察使承宣使，录其家。

论曰：张宪等五人，皆岳飞部将，为敌所畏，亦一时之杰也。然或以战没，或以愤卒，而宪以不证飞狱冤死，悲夫！

(二)、《宋史·岳飞传》

绍兴二年“飞谓张宪等曰：「（曹）成党散去，追而杀之，则胁从者可悯，纵之则复聚为盗。今遣若等诛其首而抚其众，慎勿妄杀，累主上保民之仁」。于是宪自贺连，徐庆自邵、道，王贵自郴、桂，招降者二万，与飞会连州，进兵追成，成走宣抚司降。”

绍兴四年，（飞）“复郢州，遣张宪、徐庆复随州。”

“进兵邓州，（李）成与金将刘合孛堇列寨拒飞，飞遣王贵、张宪掩击，贼众大溃，刘合孛堇仅以身免”。

绍兴七年，（飞）“上章解乞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

绍兴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

(三)、《宋史·杨再兴传》

杨再兴，贼曹成将也……成败，再兴走跃入涧，张宪欲杀之，再兴曰：原执我见岳公。

遂受缚。飞见再兴，奇其貌，释之。

(四)、《宋史·牛皋传》

初，桧主和，未几，金渝盟入侵，帝手札赐飞以便措置。……张宪复颍昌、淮宁府。

(五)、明唐皋《宋张烈文侯祠碑记》

宋有天下三百餘年，忠义之士，载在史册者多矣。其以忠义得祸，千古奇冤，未有如岳武穆之死于权奸之陷害者也。同时受害者，张烈文侯，其冤与岳武穆等。侯名宪，蜀之阆州人，武穆爱将也。骁勇绝伦，从武穆为部将，武穆信任之。每有攻战，与其子云，率先诸将，而侯之立功，视诸将为多。若破曹成，擒郝政，平荆襄，复随邓，战临颖，皆有奇捷，以功授副都统制。郾城之役，屡战皆捷，金人夺气，中原大振。进军朱仙镇，去京四十五里，刻期恢复，而贼桧倡祸，矮诏班师，与张俊谋陷武穆，遣使捕其父子就大理狱，又执宪于镇江，榜掠无完肤，卒不受诬。岁终，狱不成，桧以手书付吏，即报飞死，侯与云皆弃市。呜呼！不亦冤甚矣哉！武穆死，与其子云，葬栖霞岭下。侯之墓，去武穆不远百步许，地曰东山弄口。后桧死，冤始白。武穆既追封赠谥，建祠墓侧，赐额祠祀；侯亦谥烈文，里人立祠祀之。庙在委巷中，无人瞻仰；而墓台荒秽，莫为修治。元杭州路总管夏思忠，尝立石标识其处，历岁滋久，漫无可考。迄今数十百年。正德丁丑，布衣王天佑，过东山弄口，草莽中有断碣焉，题曰：“张烈文侯墓”，白之左布政使何公天衢，按察使梁公材、学副使刘公瑞，以告巡按御史张公缙，乃檄杭州知府，躬履墓所，复其地之侵于豪右者，起断碑而整之，缭以周垣，为之门而扁削之，以限其出入，盖已焕然改观矣。已，复以鼎建庙宇为已贵，外为门屋四楹，中为堂四楹，后为寝堂四楹，复为廊以翼之，左右各七楹，又树石坊于通衢，榜曰：“宋张烈文侯祠”。经始于庚辰二月，落成于是岁三月。适皋促装还京，舟抵于杭，守属为之记。皋之谫劣，何能为役？顾得因此窃附其名，又何幸耶？嗟夫！君父，大伦也；忠义，大闲也。大伦笃而后三纲为之振，大闲立而后四维为之张。有天下者未有不恃此而享安顺之福也。当徽钦北狩之时，宋之臣，有不共戴天之仇，中原不洒之耻，何时而亡，又何人而可恃耶？高宗有岳飞为将，而飞有宪等桓桓虎臣为牙爪，恃此以复仇雪耻而恢复中原之业，固无难者，奈何忘寝阁之命，受逆桧之奸，使飞父子与宪，皆死非其罪，卒无人能任恢复之责，宋自是偏安一隅，日益不竟，以沦于亡，桧之罪上通於天矣。高宗视父兄之仇，恬不为念，何为战！当是时，以飞之雄武盖世，宪等骁勇莫敌，士卒素附，河洛倾心，使其蓄临淮之疑，蹈鬻拳之胁，则高宗未必不枭桧之首以谢诸将，都人未必不啻桧之肉以快众心。然飞深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宁下狱而委其罪于皇天后土之照临。人讯之者，裂裳而视之背，尽忠报国之文，昭呼凛然。宪亦就系于镇江，百鍊不回，视死如饴。君臣之大伦，忠义之大闲若二臣者，真无遗憾矣。侯之大节如此，人固仰其忠而冤其死。顾体魄之藏，久郁弗彰，而卒借手于一介之士，以阐其幽；一时之中外诸人，又皆协谋同志，以成表忠扬烈之举。见已往之简略，而为今日之周详；发既死之幽潜，而示生者之激劝。所以挈纲维，植名教，淑人心，扶世道，功不甚鉅矣乎！

（六）、明嘉靖《保宁府志》卷十人物、忠义

宋张宪：阆州人，世传为岳武穆王飞之婿，骁勇绝伦，从飞为部将，飞信任之，每令与岳云同事征战。宣和四年〔绍兴二年〕，曹成之乱，飞命宪招降贺、连二万余人，遂进兵破成。寻与徐庆克复随州，又与王贵掩击金将刘合革，贼众大溃，诏授宪阆州观察使、御前军统制、宣抚司副宣抚。六年，飞乞终丧，以宪摄军事，治兵一守飞律。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诏飞驰援，飞遣宪赴之，金人败去，遂进兵朱仙镇，与飞刻期破敌。时秦桧倡主和议，矫诏班师。复以兀朮之约，将谋杀飞，乃谕张俊令劫王贵诱王俊诬告宪谋还飞兵，亟捕就大理寺，狱不成，桧以手书付吏，即报死，宪与云皆弃市，葬杭州东山弄口。国朝追谥烈文侯，杭人立庙祀之。见杭州庙记。

（七）、清道光《保宁府志》卷十二舆地、祠墓

张烈文侯祠在锦屏山麓，嘉庆十六年川北道黎学锦建。按：侯名宪，阆州人，岳武穆裨将，骁勇绝伦，征战有大功，与岳云俱为秦桧害，明追谥烈文侯。

卷十五古迹

张烈文侯故里，有碑在锦屏山麓。

（八）、清黎学锦《张烈文侯祠碑记》

国家祀有七典，惟忠孝之道为大光，古今死有万端，惟权奸之害为最烈。是以仁人志士，刀弓常重人间；生英死灵，魂气恒周寰宇。况乎洒千秋之碧血，痛甚国殇；表一片之丹心，名高邅杰。岂可使巍峨庙貌，徒式像於他乡，赫赫声灵，昧招魂于故土哉？按侯姓张讳宪，阆中人，宋时为副都统制，前明追谥为烈文侯者也。生而雄毅，洵王国之干城；长更英豪，隶岳侯为偏将。固已见择主得人，致身有道焉。维时赵宋中衰，流离南渡，建炎遁迹，惟怯西归。侯以武穆肺腑之亲，拔戟自成一队；武穆赖侯指臂之使，先驱辄冠三军；蓬头岭畔，小商桥边，亲麾常胜之兵，曹成远窜；高坚精忠之帜，兀朮宵奔。是以颖昌战而连复陈郛之州，朱仙捷而远扩荡平之轨。为鹅为鹤，旌旗耀日月之光；如火如荼，号令肃风云之气。此即勋高望重，甘让韩刘；以云竭力尽忠，无惭俊杰矣。夫何班师诏迫，少保功危；一纸飞书，痛恨雕儿之险；千年冤狱，惨伤俊贼之谋。栋折榱崩，公冶枉遭夫纆绁；天愁地泣，无助同殉夫风波。西蜀山遥，马革之尸谁裹；东吴沼否，白雁之讖已基。虽公论昭彰，祀虔死难立功之地；而忠精缥缈，神在屏山字水之乡。独奈何血食无依，祠祀有阙也！学锦痛心忠义，立意表彰。曩时于役浙西，曾谒将军之墓；迺时分巡川北，用阐潜德之光。增显谥于先朝，褒忠有典；洁明禋于此会，庙食增荣。爰构数椽，用安神位。并为迎神之曲，使歌以祀侯。其词曰：侯之宗兮桓侯，柏森森兮覆古邱。侯之邻兮诸葛，思交侯兮如饥渴。风清月白，而宣冤戎陷兮，天空地阔。祠之下兮江清，呜咽兮洗侯之冤魂。祠之右兮山碧，侯精忠兮贯金石。秋而尝兮春而俎，娱侯灵兮巴渝舞。陈牺牲兮民力普，侯其享兮福兹土，庇乡邦兮万万古！

（九）、民国十五年《阆中县志》、祠庙志

张烈文侯祠：在锦屏山麓，嘉庆十六年川北道黎学锦建，宣统三年署阆中县知县侯昌镇增修表忠阁。

民国十五年《阆中县志》古迹志：

张烈文侯故里有碑，在锦屏山麓。

二、冤 狱

（一）、《宋史·岳飞传》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世力农。父和，能节食以济饥者。有耕侵其地，割而与之，贲其财者不责偿。飞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未弥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飞坐瓮中，冲涛及岸得免，人异之。

少负气节，沉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设祭于其冢。父义之，曰：汝为时用，其徇国死义乎！

宣和四年，真定宣抚刘鹗募敢战士，飞应募。相有剧贼陶俊、贾进和，飞请百骑灭之。遣卒伪为商人入贼境，贼掠以充部伍。飞遣百人伏山下，自领数十骑逼贼垒。贼出战，飞阳北，贼来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进和以归。

康王至相，飞因刘浩见，命招贼吉倩，倩以众三百八十人降。补承信郎。以铁骑三百往李固渡尝敌，败之。从浩解东京围，与敌相持于滑南，领百骑习兵河上。敌猝至，飞麾其徒曰：“敌虽众，未知吾虚实，当及其未定击之”。乃独驰迎敌。有梟将舞刀而前，飞斩之，敌大败。迁秉义郎，隶留守宗泽。战开德、曹州皆有功，泽大奇之，曰：“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以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泽是其言。

康王即位，飞上书数千言，大略谓“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我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率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败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书闻，以越职夺官归。

诣河北招讨使张所，所待以国士，借补修武郎，充中军统领。所问曰：“汝能敌几何”？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桀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飞因说之曰：“国家都汴，恃河北以为固。苟凭据要冲，峙列重镇，一城受围，则诸城或挠或救，金人不能窥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招抚诚能挠兵压境，飞唯命是从”。所大喜，借补武经郎。

命从王彦渡河，至新乡，金兵盛，彦不敢进，飞独引所部鏖战，夺其纛而舞，诸军争奋，遂拔新乡翌日，战侯兆川，身被十馀创，士皆死战，又败之。夜屯石门山下，或传金兵复至，一军皆惊，飞坚卧不动，金兵卒不来。食尽，走彦壁乞稷，彦不许。飞引兵益北，战于太行山，擒金将拓跋耶乌。居数日，复遇敌，飞单骑持丈八铁枪，刺杀黑风大王，数众溃

走。飞自知与彦有隙，复归宗泽，为留守司统制，泽卒，杜充代之，飞居故职。

二年，战胙城，又战黑龙潭，皆大捷。从闻勅保护陵寝，大战汜水关，射殄金将，大破其众。驻军竹芦渡，与敌相持，选精锐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刍交缚两束，夜半，热四端而举之。金人疑援兵至，惊溃。

三年，贼王善、曹成、孔彦舟等合众五十万，薄南薰门。飞所部仅八百，众惧不敌，飞曰：“吾为诸军破之”。左挟弓，右运矛，横冲其阵，贼乱，大败之。又擒贼杜叔五、孙海于东明。借补英州刺史。王善围陈州，飞战于清河，擒其将孙胜、孙清，授真刺史。

杜充将还健康，飞曰：“中原地尺寸不可弃，今一举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复取之，非数十万众不可”。充不听，遂与俱归。师次铁路步，遇贼张用，至六合遇李成，与战，皆敌之。成选轻骑劫宪臣犒军银帛，飞进兵掩击之，成奔江西。时命充守建康，金人与成合寇乌江，充闭门不出。飞泣谏请视师，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夔先遁，诸将皆溃，独飞力战。

会充已降金，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兀朮趋杭州，飞要击至广德境中，六战皆捷，擒其将王权，俘签军首领四十馀。察其可用者，结以恩遂还，令夜斫营纵火，飞乘乱纵击，大败之。驻军鍾村，军无见量，将士忍饥，不敢扰民。金所籍兵相谓曰：“此岳爷爷军”争来降附。

四年，兀朮攻常州，宜兴令迎飞移屯焉。盗郭吉闻飞来，遁入湖，飞遣王贵、傅庆追破之，又遣辩士马皋、林聚尽降其众。有张威武者不从，飞单骑入其营斩之。避地者赖以免，图飞像祠之。

金人再攻常州，飞四战皆捷，尾袭于镇江东，又捷，战于清水亭，又大捷，横尸十五里。兀朮趋建康，飞设伏牛头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惊，自相攻击。兀朮次龙湾，飞以骑三百、步兵二千驰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复建康，飞奏：“建康为要害之地，宜选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护腹心”。帝嘉纳。兀朮归，飞邀击于静安，败之。

诏讨威方，飞以三千人营于苦岭。方遁，俄益兵来，飞自领兵千人，战数十合皆捷。会张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张俊自浙西来，盛称飞可用，迁遣、泰镇抚使兼知泰州。飞辞，乞淮南东路一重难任使，收复本路州郡，乘机渐进，使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次第而复。

会金攻楚急，诏张俊援之。俊辞，乃遣飞行，而命刘光世出兵援飞。飞屯三墩为楚援，寻抵承州，三战三捷，杀高太保，俘酋长七十余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飞师孤力寡，楚遂陷。诏飞还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护百姓，伺便掩击。飞以泰无险可恃，退保柴墟，战于南霸桥，金大败。渡百姓于沙上，飞以精骑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飞以泰州失守待罪。

绍兴元年，张俊请飞同讨李成。时成将马进犯洪州，连营西山。飞曰：“贼贪而不虑后，若以骑兵自上流绝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飞请自为先锋，俊大喜。飞重铠馱马，潜出贼右，突其阵，所部从之，进大败，走筠州。飞抵城东，贼出成，布阵十五里，飞设伏，以红罗为帜，上刺“岳”字，选骑二百随帜而前，贼易其少，薄之，伏发，贼败走。飞使人呼曰：“不从贼者坐，吾不汝杀”。坐而降者八万馀人。进以馀卒奔成于南康。飞夜

引兵至朱家山，又斩其将赵万。成闻进败，自引兵十餘万来。飞与遇于楼子庄，大破成军，追斩进。成走蕲州，降伪齐。

张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飞以书谕之曰：“吾与汝同里，南薰门、铁路步之战，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战则出，不战则降。”用得书曰：“果吾父也”。遂降。

江淮平，俊奏飞功第一，加神武右军副统制，留洪州，弹压盗贼。授亲卫大夫、建州观察使。建寇范汝为陷邵武，江西安抚李回檄飞分兵保建昌军及抚州，飞遣人以“岳”字旗植城门，贼望见，相戒勿犯。贼党姚达、饶青逼建昌，飞遣王万、徐庆讨擒之。升神武副军都统制。

二年，贼曹成拥众十餘万，由江西历湖湘据道、贺二州。命飞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付金字牌、黄旗招成。成闻飞将至，惊曰：“岳家军来矣”。即分道而遁。飞至茶陵，奉诏招之，成不从。飞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盗力强则肆暴，力屈则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许之。

飞入贺州境，得成谍者，缚之帐下。飞出帐调兵食，吏曰：“粮尽矣，奈何？”飞阳曰：“姑反茶陵”。已而顾谍若失意状，顿足而入，阴令逸之。谍归告成，成大喜，期翌日来迫。飞命士蓐食，潜趋绕岭，未明，已至太平场，破其寨。成据险拒飞。飞麾兵掩击，贼大溃。成走据北藏岭，上梧关，遣将迎战，飞不阵而鼓，上争奋，夺二隘据之。成又自桂岭置寨至北藏岭，连控隘道，亲以众十餘万守蓬头岭。飞部才八千，一鼓登岭，破其众，成走连州。飞谓张宪等曰：“成党散去，追而杀之，则胁从者可悯，纵之则复聚为盗。今遣若等诛其酋而抚其众，慎勿妄杀，累主上保民之仁。”于是宪自贺、连，徐庆自邵、道，王贵自郴、桂，招降者二万，与飞会连州。进兵追成，成走宣抚司降。时以盛夏行师瘴地，抚循有方，士无一人死病者，岭表平。授武安军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抚李回檄飞捕剧贼马友、郝通、刘忠、李通、李宗亮、张式，皆平之。

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谕刘大中奏：“飞兵有纪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盗复起。”不果行。时虔、吉盗连兵寇掠循、梅、广、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诸郡，帝乃专命飞平之。飞至虔州，固石洞贼彭友悉众至零都迎战，跃马驰突，飞麾兵即马擒之，余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环水，止一径可入。飞列骑山下，令皆持满，黎明，遣死士疾驰登山，贼众乱，弃山而下，骑兵围之。贼呼丐命，飞令勿杀，受其降。授徐庆等方略，捕诸郡余贼，皆破降之。初，以降枯震惊之故，密旨令飞屠虔城。飞请诛首恶而赦胁从，不许；请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绘像祠之。余寇高聚、张成犯袁州，飞遣王贵平之。

秋，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授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后军都统制，仍制置使，李山、吴玠、吴锡、李横、牛皋皆隶焉。

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帝命飞为之备。

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飞奏：“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今当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远遁，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帝以谕赵鼎，鼎曰：“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遂授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飞渡江中流，顾幕属曰：“飞不擒贼，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伪将京超号万人敌，乘城拒飞。飞鼓众而登，超投崖死，复

郢州，遣张宪、徐庆复随州。飞趋襄阳，李成迎战，左临襄江，飞笑曰：“步兵利险阻，骑兵利平旷。成左列骑江岸，右列步平地，虽众十万何能为。”举鞭指王贵曰：“尔以长枪步卒击其骑兵。”指牛皋曰：“尔以骑兵击其步卒”。合战，马应枪而毙，后骑皆拥入江，步卒死者无数，成夜遁，复襄阳。刘豫益成兵屯新野，飞与王万夹击之，连破其众。

飞奏：“金贼所爱惟子女金帛，志已骄惰；刘豫僭伪，人心终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恢复故疆，诚易为力。襄阳、随、郢地皆膏腴，苟行营田，其利为厚。臣候粮足，即过江北，剿戮敌兵。”时方重深入之举，而营田之议自是兴矣。

进兵邓州，成与金将刘合孛董列寨拒飞。飞遣王贵、张宪掩击，贼众大溃，刘合孛董仅以身免。贼党高仲退保邓城，飞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复邓州。帝闻之，喜曰：“朕素闻岳飞行军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又复唐州、信阳军。

襄汉平，飞辞制置使，乞委重臣经画荆襄，不许。赵鼎奏：“湖北鄂、岳最为上流要害，乞令飞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声势，湖、广、江、浙亦获安妥”。乃以随、郢、唐、邓、信武阳并为襄阳府路隶飞，飞移屯鄂，授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昌州开国子。

兀术、刘豫合兵围庐州，帝手札命飞解围，提兵趋庐，伪齐已驱甲骑五千逼城。飞张岳字旗与精忠旗，金兵一战而溃，庐州平。飞奏：“襄阳等六郡人户阙牛、粮，乞量给官钱，免官私逋负，州县官以招集流亡为殿最。”

五年，入觐，封母国夫人；授飞镇宁、崇信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进封武昌郡开国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阳路制置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命招捕杨么。飞所部皆西北人，不习水战，飞曰：“兵何常，顾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谕之。贼党黄佐曰：“岳节使号令如山，若与之敌，万无生理，不如往降。节使诚信，必善遇我。”遂降。飞表授佐武义大夫，单骑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顺者，果能立功，封侯岂足道？欲复遣子至湖中，视其可乘者擒之，可劝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报。

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易言？”益惭而止，黄佐袭周伦寨，杀伦，擒其统制陈贵等。飞上其功，迁武功大夫。统制任士安，不禀王玠令，军以此无功。飞鞭士安使饵贼，曰：“三日贼不平，斩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万至矣。”贼见止士安军，并力攻之，飞设伏，士安战急，伏四起击贼，贼走。

会召浚还防秋，飞袖小图示浚，浚欲俟来年议之。飞曰：“已有定画，都督能稍留，不八日可破贼。”浚曰：“何言之易？”飞曰：“王四厢以王师攻水寇则难，飞以水寇攻水寇则易。水战我短彼长，以所短攻所长，所以难。若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后以王师乘之，八日之内，当俘诸酋。”浚许之。

飞遂如鼎州。黄佐招杨钦来降，飞喜曰：“杨钦骁悍，既降，贼腹心溃矣。”表授钦武义大夫，礼遇甚厚，乃复遣归湖中，两日，钦说余端刘先等降，飞诡骂钦曰：“贼不尽降，何来也？”杖之，复令入湖。是夜掩贼营，降其众数万。么负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木壅积，舟轮碍不行。飞亟遣兵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避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么

投水，牛皋擒斩之。飞入贼垒，馘酋惊曰：“何神也！”俱降。飞亲行诸寨慰抚之，纵老弱归田，籍少壮为军，果八日而贼平。浚叹曰：“岳侯神算也。”初，贼恃其险曰：“欲犯我者，除是飞来。”至是，人以其言为谶。获贼舟千馀，鄂渚水军为沿江之冠。诏兼荊、黄制置使，飞以目疾乞辞军事，不许。加检校少保，进封公。还军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阳路招讨使。

六年，太行山忠义社梁兴等百余人，慕飞义率众来归。飞入覲，而陈：“襄阳自收复后，未置监司，州县无以按察”。帝从之，以李若虚为京西南路提举兼转运、提刑，又令湖北、襄阳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贤否，许飞得自黜陟。

张浚至江上会诸大帅，独称飞与韩世忠可倚大事，命飞屯襄阳，以窥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飞移军京西，改武胜、定国军节度使，除宣抚副使，置司襄阳。命往武昌调军。居母忧，降制起复，飞扶柩还庐山，连表乞终丧，不许，累诏趣起乃就军。又命宣抚河东，节制河北路。首遣王贵等攻虢州，下之，获粮十五万石，降其众数万。张浚曰：“飞措置甚大，令已至伊洛，则太行一带山寨，必有应者。”飞遣杨再兴进兵至长水县，再战皆捷，中原响应。又遣人焚蔡州粮。

九月，刘豫遣子麟、侄猷分道寇淮西，刘光世欲舍庐州，张浚欲弃盱眙，同奏召飞以兵东下，欲使飞当其锋，而已得退保。张浚谓“岳飞一动，则襄汉何所制？”力沮其议。帝虑浚、光世不足任，命飞东下。飞自破曹成、平杨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师，致目疾，至是，甚，闻诏即日启行，未至，麟败。飞奏至，帝语赵鼎曰：“刘麟败北不足喜，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遂赐札，言“敌兵已去州，卿不须进发，其或襄、邓、陈、蔡有机可乘，从长措置。”飞乃还军。时伪齐屯兵窥唐州，飞遣王贵、董先等攻破之，焚其营。奏图蔡以取中原，不许。飞召贵等还。

七年，入见，帝从容问曰：“卿得良马否？”飞曰：“臣有二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不受。介而驰，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而，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者，日不过数升，而秣不择粟，饮不择泉，揽辔未安，踊跃疾驱，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毙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驽钝之材也。”帝称善，曰：“卿今议论极进”。拜太尉，继除宣抚使兼营田大使。从幸建康，以王德、郾兵隶飞，诏谕德曰：“听飞号令，如朕亲行”。

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河南，盖于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还，遣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潞、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答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又召至寝阁命之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命节制光州。

飞方图大举，会秦桧主和，遂不以德、琼兵隶飞。诏诣都督府与张浚议事，浚谓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而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宣抚如何？”飞曰：“暴而寡谋，尤琼所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尔？”飞曰：“沂中视德等尔，岂能取

此军？”浚颀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母墓侧。浚怒，奏以张宗元为宣抚判官，监其军。

帝累诏趣飞还职，飞力辞，诏幕属造庐以死请，凡六日，飞趋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还言：“将和士锐，人怀忠孝，皆飞训养所致。”帝大悦。飞奏：“比者寝阁之命，咸谓圣断已坚，何至今尚未决？臣原提兵进讨，顺天道，因人心，以曲直为老壮，以逆顺为强弱，万全之效可必。”又奏：“钱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原陛下建都上游，用汉光武故事，亲率六军，往来督战。庶将士知圣意所向，人人用命。”未报而郿琼叛，浚始悔。飞复奏，愿进屯淮甸，伺便击琼，期于破灭。”不许，诏驻师江州为淮浙援。

飞知刘豫结粘罕，而兀朮恶刘豫，可以间而动。会军中得兀朮谍者，飞阳责之曰：“汝非吾军中张斌耶？吾向遣汝至齐，约诱至四太子，汝往不复来。吾继遣人问，齐已许我，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书竟不至，何背我耶？”谍冀缓死，即诡服，乃作蜡书，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朮事，因谓谍曰：“吾今贷汝。”复遣至齐，问举兵期，剗股纳书，戒勿泄。谍归，以书示兀朮，兀朮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飞奏：“宜乘废豫之际，捣其不备，长驱以取中原。”不报。

八年，还军鄂州。王庶视师江淮，飞与庶书：“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庶甚壮之。秋，召赴行在，命诣资善堂见皇太子。飞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兴基业，其在是乎？”会金遣使将归河南地，飞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貽后世讥。”桧衔之。

九年，以复河南，大赦。飞表谢，寓和议不便之意，有“唾手燕云，复讎报国”之语。授开府仪同三司，飞力辞，谓：“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飭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三诏不受，帝温言奖谕，乃受。会遣士偕谒诸陵，飞请以轻骑从洒扫，实欲观衅以伐谋。又奏：“金人无事请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归我，实寄之也。”桧白帝止其行。

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摄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阗中原。将发，密奏言：“先正国本以安人心，然后不常厥居，以示无忘复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陕西、河东北路招讨使，寻改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未几，所遣诸将相继奏捷。大军在颍昌，诸将分道出战，飞自以轻骑驻郾城，兵势甚锐。

兀朮大惧，会龙虎大王议，以为诸帅易与，独飞不可当，欲诱至其师，并力一战。中外闻之大惧，诏飞审处自固。飞曰：“金人伎穷矣。”乃日出挑战，且骂之。兀朮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与韩常之兵逼郾城。飞遣子云领骑兵直贯其阵，戒之曰：“不胜，先斩汝！”鏖战数十合，贼师布野。

初，兀朮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官军不能当。是役也，以万五千骑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兀朮大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兀朮益

兵来，部将王刚以五十骑觐敌，遇之，奋斩其将。飞时出视战地，望见黄尘蔽天，自以四十骑突战，败之。

方郾城再捷，飞谓云曰：“贼累败，必还攻颍昌，汝宜速援王贵。”即而兀朮果至，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之，杀兀朮婿夏金吾、副统军粘罕索孛墓，兀朮遁去。

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等，累战皆捷，中原大震。飞奏：“兴等过河，人心愿归朝廷。金兵累败，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兴之机。”飞进军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与兀朮对垒而阵，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朮遁还汴京。飞檄陵台令行视诸陵葺治之。

先是绍兴五年，飞遣梁兴等布德意，招结两河豪杰，山寨韦铨、孙谋等敛兵固堡，以待王师，李通、胡清、李宝、李兴、张恩、孙琪等举众来归。金人动息，山川险要，一时皆得其实。尽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隰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其所揭旗以“岳”为号，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自燕以南，金号令不行，兀朮欲签军以抗飞，河北无一人从者。乃叹曰：“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帅乌陵思谋，素号杰黠，亦不能治其下，但谕之曰：“毋轻动，俟岳家军来即降。”金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颢、崔虎、华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卫龙虎大王下忒查千户高勇之属，皆密受飞旗榜，自北方来降。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

方指日渡河，而桧欲画淮以北弃之，风台臣请班师。飞奏：“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輜重，疾走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飞班师，民遮马恸哭，诉曰：“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泣，取诏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声震野，飞留五日以待其徙，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方兀朮弃汴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飞既归，所得州县，旋复失之。飞力请解兵柄，不许，自庐入觐，帝问之，飞拜谢而已。

十一年，谍报金分道渡淮，飞请合诸帅之兵破敌。兀朮、韩常与龙虎大臣疾驱至庐，帝趣飞应援，凡十七札。飞策金人举国南来，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以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时飞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于退敌，乃奏：“臣如捣虚，势必得利，若以为敌方在近，未暇远图，欲乞亲至蕲黄，以议攻却。”帝得奏大喜，赐札曰：“卿苦寒疾，乃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师至庐州，金兵望风而遁。飞还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赐札，以飞小心恭谨，不专进退为得体。兀朮破濠州，张俊驻军黄城镇，不敢进，杨沂中遇伏而败，帝命飞救之。金人闻飞至，又遁。

时和议既决，桧患飞异己，乃密奏召三大将论功行赏。韩世忠、张俊已至，飞独后，桧又用王次翁计，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枢密副使，位参知政事上，飞固请还兵柄。五月，诏同俊往楚州措置边防，总韩世忠军还驻镇江。